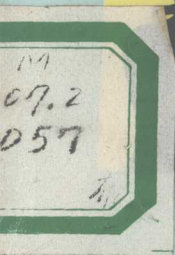


例体诗彝论

〔彝〕布麦阿钮 布阿洪 原著

王子尧 翻译

康健 王治新 整理
何积全



贵州民族出版社

徐森詩林例

（本）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詩林例

論彝詩體例

〔彝〕布麦阿钮 布阿洪 原著

王子尧 翻译

王治新 整理
康健 何积全

貴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国茂

封面设计：周 琼

封面题字：文 蒙

论彝诗体例

〔彝〕布麦阿钮 等著

〔彝〕王子尧 翻译

康 健、王冶新、何积全整理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府大院内）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5625印张 110千字

1990年7月第2版 1990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412-0096-4/I·20 定价：2.20元

序

刘 锡 诚

彝族由于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所以拥有丰富的彝文经典。除了早已发现的一些明代金石铭刻而外，解放前，丁文江先生曾编译出版了一部包括《千岁衢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凶吉书》等十一种经典在内的《彝文丛刻》，解放后，又编译出版了一部比较全面地记载西南彝族及其各部族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源流的历史书《西南彝志》。近几年来，彝族文化遗产的收集有了很大进展，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收集到若干重要学术著作（如《宇宙人文论》这样的哲学著作）的同时，收集到了多部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两年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康健、何积全同志，贵州省文联的主治新同志与彝族同志王子尧合作翻译出版了彝族古代诗人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向读者和学术界展示了彝文古文献的一个新的领域。现在，他们又向读者和学术界提供出布麦阿纽的《论彝诗体例》和布阿洪的《彝诗例话》两部诗论的汉文译本。这些文论、诗论的翻译出版，不仅填补了彝族文学批评史上的空白，也为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增添了灿烂的一章。

据翻译整理者推算，彝文手抄本《论彝诗体例》的作者布麦阿纽和《彝诗例话》的作者布阿洪大约是两宋时代的人物，比彝族大诗人、大毕摩举奢哲和彝族大女诗人、“恒也”（天神、天女）阿买妮生活和著述的时代要晚五、六百年。我们没有得到有关抄本时代的鉴定，如果对作者时代的推算大致可靠的话，那么，这两部论著出现于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文艺理论批评相当成熟的时期。它们在文艺发生学上、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上、文体学上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与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古代文艺理论批评有何关系、有何影响，也许还来不及更深入地进行比较研究，不象学术界对《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创世志》里关于天地人的形成问题上与老子学说的联系似已有了定论。

彝族是一个用诗思维的民族。现在已见到的许多著作（包括学术著作）都是用五言诗句写成的。这两部诗论自然也不例外。这两部诗论的特点，不是论述文艺创作的一般问题，而是探讨彝族诗歌的内部规律：诗歌的结构与形态、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诗歌的技巧与欣赏。诗歌，作为意识形态之一，无疑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曲折的反映，与社会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心态情欲、人的繁衍）的密切关系是自不待言的；然而除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之外，诗歌又有自身发生与发展的特殊的内部规律，忽视或抹煞了这些规律，诗歌也就不存在了。彝族诗歌是在民间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从取材，到章法，从格调，到韵味，都洋溢着独到的、浓郁的民族特点。这两部诗论正是从这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诗歌的丰富材料中，梳缕、分析、提炼、概括诗歌的规律的。尽管这两位作者所用的一套概念、术语，与我们今天约定俗成的概念、术语并不尽然一致，甚至相去甚远，但他们的著作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把了解和研究彝族诗歌的钥匙。

由于许多学者的努力，彝族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及彝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已经成为学术界所瞩目的新课题。在这方面，彝族的古典哲学、天文学、虎宇宙观与虎文化、原始宗教、神话学，阐发论述较多，而文艺理论批评则刚刚起步，相信随着古籍文献的发掘和口头传承材料的积累，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会很快跟上来。

几年来，康健等同志为搜求、整理、翻译彝族古典文学遗产孜孜不倦、不畏艰难，他们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辛劳，令人感佩。在《论彝诗体例》一书即将付梓之际，奉上寥寥数语，以资祝贺。

是为序。

1988年7月7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刘锡诚 (1)
论彝诗体例.....	布麦阿钮 (1)
彝诗例话.....	布阿洪 (89)
后记.....	(133)

论 彝 诗 体 例

〔彝〕布麦阿钮 著

古时呀古时，
古时古诗文。
不说诗文呢，
人们弄不清，
要说诗文呢，
说来根底深。

我名叫布麦，^①
现在我来呀，
来把诗体谈。

人们爱谈诗，
人们爱论文，
可是诗文呀，
诗文有各种。
这些诗文中，
各种写法呀，
写法都不同，
体裁有多样，

论法有多种。

有的诗文呀，
能把天来谈，
有的诗文呀，
又把地来论。
天有天说法，
地有地评论，
论说都不一，
说来各有主，^②
写来各有题。^③

若要专谈诗，
说来广又深，
滋味各异趣，
写法也不同。

我的写法呢，
写法是这样，

天有天方位，
地有地境界，
雨有雨的根，
人有人的性，
马有马的种，
物有物的名。
世上万物呀，
万物都有根，
各自都有主：
有的生血肉，
有的长皮骨，
有的会开花，
有的能结果，
有的长绿叶……
但在万物中，
万物有来历，
事情有起因。
每个诗作者，
当你写诗时，
必须要抓主，
抓事物主体，
抓住血肉根，
根本抓好了，
写出的诗歌，
诗段就有主，
诗体就有骨。④

各种诗当中，
有着各种体，
题材也不一。
题、主各有类，⑤
类别广又多，
各自有区别。

在那古时候，
古时的诗人，
诗人举奢哲，⑥
当他写诗时，
常常有议论。
议得很清楚，
论得很分明。
他的各体诗，
写来各有骨，
主骨和血肉，⑦
写来紧相连，
相连又相生。
说起彝诗呀，
彝诗有各种，
都是他所分。
分来各有主，
写来各有肉。
各种的写法，
他都分辨清。

所以我写诗，
根来于前人。
前人写的诗，
彝地到处有，
人间广流传，
知者自能明。

古人的诗歌，
各有各的体，^④
体例各不一。
有的诗谈天，
有的诗说地，
有的诗写人，
有的诗咏物，
有的诗论水，
有的诗论土，
有的诗叙事，
有的诗言情，
有的写青年，
有的写老人，
有的写万物，
有的写日月，
有的谈星斗，
有的写云彩，
有的说山岭，
有的写树林，

有的论人生，
有的论物根，
有的论山根，
所论有区分。

我在下文中，
要评的诗章，
要论有事物，
一一都写下。
可是我写的，
所写各种体，
所论各事物，
各种体例中，
都有它的主，
都有它的骨，
体制各异趣，
议论都分明，
凡我所论述，
是不是如此，
自有后人评。

我所写的诗，
每句每行中，
都有它的骨，
也有它的肉，
各自颇不同，

说来是这些，
谈到此为止。

一

要说写诗歌，
诗歌有多种。
各种各样诗，
写法各不同。

写诗要抓根，^⑨
抓根好诗出。
比如有的诗，
有的诗押韵。^⑩
又有一种诗，
它却要对声；^⑪
写来声对声，
声声音押音。

彝诗分三段，^⑫
头段谈物体，
二段指物身，
三段是主骨。^⑬
每个写诗人，
当你写诗时，
骨肉要抓主，

血肉要分清，
主骨紧相连，
连而有区分。

比如写诗人，
你既写四方，
四方要分清。
每个方位中，
各有各的体，
各有各的形。
景物千万变，
各自有区分。
各有各的景，
景象又相分；
各有各的风，
风味各不同；
各有各的色，
纷纷异彩呈；
各体各类别，
诸景诸象明。
写诗景不分，
写来音不明。
诗类各有主，
主脑骨肉分，
诗意才鲜明。

诗从物说起，
韵从字上分。
四方景象诗，
我是这样写——

东方日出处，
照地生光辉；
东方月出处，
月映山河美。
南方火生处，
火光照夜明；
南方水生处，
日照水晶莹。
北方呀北方，
人在北方生，
北方生长地，
人是北方生。
西方呀西方，
西方出黄金；
金在西方长，
银在西方生。
人有金和银，
什么都能行。

以上这首诗，
是诗之一种。
说事事清楚，

主干层次明，
事物面貌清。

另外一种诗，
它又是这样——

歌场呀歌场，^①
歌场男女亲。
阿妹呀阿妹，
你我相识呀，
相识歌场中。
阿妹呀阿妹，
你我相爱呀，
相爱歌搭桥。
歌由情上起，
恋人情上分。
爱从情上起，
歌场是媒人。
阿妹没有歌，
阿哥哪有情？
歌从情上起，
情在深处分，
爱由忠诚生。

另有一种诗，
又是这样写，
写来是这样——

唱歌要理根，
根从哪里生？
哪里生歌处，
那里长歌根。
在那远古时，
天人和地人，^⑬
他们地上玩，
他们天上耍。
天上的各方，
各方有歌场；
大地的各处，
各处长歌根。
后来天下呀，
天下的人类，
人类增多了；
大地的各处，
各处种完了。
后来地下神，
各方各处神，
他们上天去，
上天把话禀：
说是大地上，
地上所有人，
人都不讲情，
而今我们呀，
我们各个神，

各神在地上，
再也不能呀，
不能来安身，
不能再生存。
今天我们来，
来到了天上，
来找天上神，
找神来告状：
天神呀天神，
我们地上的，
地上的山神，
山神怎么办？
我们地上的，
地上的水神，
水神怎么办？
天神呀天神，
你要给我们，
给我们诸神，
撑腰和作主，
惩罚天下人！
正在这时呢，
天上的天神，
他们听信了，
诸神的话语，
就起洪水呀，
来淹天下人。

天下的各处，
各处洪水生，
人间遍地呀，
全被洪水吞。
无情的洪水，
淹死天下人。
天下的各地，
各地的人们，
全都被洪水，
淹没丧了命。
这样一来呀，
天下没了人。
后来天上的，
天上的举君，^⑯
举君筹苟举，
叫来了三郎，^⑰
三郎叫来了，
举君就下令：
“三郎呀三郎，
如今天底下，
全被洪水淹，
现在人世间，
还有人种吗？
你快下凡去，
下凡到人间，
各地去看看，

现在各地呀，
还有人种吗？”
天君的三郎，
三郎接受了，
接受了君命，
立刻下凡尘。
他到凡间后，
到处去找人。
找呀到处找，
寻呀到处寻。
凡间各地方，
全都找遍了，
就是没有人。
后来三郎呢，
找到洛尼山。^⑱
洛尼山高耸，
洪水淹到颈。
洛尼山山顶，
还有火烟升。
其后三郎呀，
去到山顶上，
一去到那里，
就看见笃米。^⑲
洛尼山顶上，
顶上的笃米，
看见有人来，

他就立起身，
邀请客人坐。
客人坐下后，
就对笃米讲：
“笃米呀笃米，
我是天上的，
天上天君子，
今日下凡来，
下凡找人种。
可我到处找，
到处没有人；
可我到处寻，
到处无人影。
好容易找到，
找到这里呀，
才见你幸存。
笃米呀笃米，
现在天底下，
天下没人了；
现在人世间，
人间再无人。
你我一起走，
咱们两个呀，
一起上天庭。”
这样一来呀，
笃米和三郎，

一起上天了。
三郎和笃米，
去到天上后，
就去见举君。
举君见笃米，
开口就询问：
“笃米呀笃米，
你这一生呀，
要不要说亲？
要不要谈情？”
笃米回答道：
“我这一生呀，
怎能不谈情！
可是而今呢，
天下无人了，
去和谁成亲？
举君若赐给，
我是要成婚。”
后来举君说：
“世人好笃米，
说话很在理。
明天你下凡，
回到人间去。
我要从天上，
给你带来妻。

天人和地人，
在十六晚上，
都到叻谷嘎，^②
前去赶歌场，
那里去对歌，
记好切莫忘。”
到了十六夜，^③
天上的天女，
天女来三个，
三个和笃米，
就在叻谷嘎，
开起歌场来，
男女赶歌场，
就这样兴起，
事是这样的。

以上这首诗，
它是叙事的，
它是谈根的。
彝族的歌场，
它是笃米建，
它从笃米兴。
事从笃米起，
根从笃米叙，
说来是这样。

以上这首诗，

押声不押韵，^④
声和事都明，
事情叙得清，
根由理得深。

又有一种体，
它是这样写——

写事要理根。
写事不理根，
写来不分明。
世上的万物，
万物从根生，
是物有起因。

另有一种呢，
它是这样写——

在那古时候，
古时的人们，
人们不知文，
人们不懂礼。
后来有文了，
后来有礼了，
人们用知识，
写下诗与文。

诗文有各种，
各种体不同，